

采菱小学“武报小记者站”专题

离别

□ 六(5)班 钟蕊

夕阳西落，云层像被染上了一层粉色，朦朦胧胧的。

我站在车边，看着奶奶吵吵闹闹地走了出来，手里拎着什么东西，闻着还有一股淡淡的果香。“哎呀，给你你就拿着！”她把妈妈推到一边，熟练地打开车厢将水果放进去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却莫名感觉有一些酸。

我坐到车上，回头望了望奶奶，她的眼中好似有星光在闪动，那是泪光

吗？我看不清，也不想看清，我感觉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，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泪水在我的眼中不停地打转，我咬紧嘴唇，不停地眨着眼睛。车子越开越远。奶奶的身影逐渐变小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从一个模糊的身影到一个黑点，再到看不见。我的内心五味杂陈，眼前好像被蒙上了一层白纱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又好像什么

都能看见。我转过头去，泪水缓缓从脸上滑落，留下一片又一片的泪痕。我和奶奶那些快乐的回忆好似过了好久，又好像近在眼前，伸手就可以触碰到，我闻着空气都好似有一丝苦味。外面灯火通明，奶奶的身影早就已经看不见了，看见的只有无穷无尽的道路，下一次见面又不知是多久了。

离别虽然不舍，但下一次见面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

妈妈，我想对您说

□ 六(5)班 王灿

亲爱的妈妈：
您好！

有些话藏在我的心里很久了，妈妈，我想对您说……

您记得上次的语文测试吗？我只考了88分，对于一直名列前茅的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。我忐忑地将试卷拿到您的房间，准备接受一场暴风雨的洗礼。您接过卷子，却没有责备我，反而说了一句：“五年级了，题目越来越难了，考得不算差。”但是您握紧卷子的手、微蹙的眉头、翕动的鼻头，以及眼神里的焦虑，我还是看出来您的失落。“我们先看看错题吧！”您

拉过凳子示意我坐下，平静的语言，没有一句责备。

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窗外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进屋内，一小时，两小时，您没有表现出一丝倦意，不厌其烦，一遍又一遍地为我分析并讲解错题。您告诉我，自己的未来就藏在现在的努力中。您握笔，微张的嘴巴，是那样认真、那样耐心。直至我全部理解，您微蹙的眉毛才舒展开来，眼睛有了光，仿佛又充满了希望。

夜已深，您看出了我的困意，摸着我的头，温柔地说：“快去睡吧，学习是重要，身体更重要，今天的错

题本我来帮你整理。”灯光下的您，低着头，握着笔的手，瘦小的身影……一瞬间，我的鼻头一酸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止不住地往下掉。

妈妈，谢谢您！谢谢您在生活上像一座灯塔指引我前进，谢谢您在生活中像一束阳光温暖着我，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当我和同学们相处有困扰、有矛盾时，您会想尽办法为我排忧；当我失落苦恼时，是您给了我温暖的拥抱。

祝
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！

您的女儿：王灿
2024年12月10日

那口炒饼，触动了我的心

□ 六(5)班 余梦琪



多少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，我回忆起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那一口炒饼……

回忆中，天空烟雨空蒙，行人们打着伞，湿漉漉的马儿从跟前走过。连房檐上那单调的水滴声，听起来也令人高兴。“丫头，来吃炒饼呀！”我听到后屁颠屁颠地跑过去，从奶奶的手中端来炒饼。坐在椅子上，吃着炒饼，听着奶奶唠叨。我摇摆着脚，表示我满心的愉悦。

时隔几年，再去看望奶奶时，却是一个大晴天。隔着老远，我便忍不住遥望。近了，更近了，我终于看见她了。她坐门口的椅子上，佝偻着腰，怔怔地出神，家常穿旧了的衣服包裹住她瘦小的身体，显得她只有小小一团了。阳光打下来，我发觉奶奶好像又老了一点。我朝着奶奶喊了一声：“奶奶，我来看你了！”奶奶一下子抬起了头，几步奔过来，刚才的老态似乎只是我的错觉罢了。

奶奶眯缝着眼望着我，似乎还没认出我来，嘴上的话却已经出了口：“丫头吧？是我丫头回来了吧？”丫头，好久没人这么叫我了，我的心被这一句话弄得软乎乎的。“奶奶！”

我大声回应着，好像我还是以前那个扎着双辮儿、跟在奶奶的围裙边团团转的小孩子。

奶奶眼里的我总是瘦的，像个吃不饱的小可怜。“丫头，饿了吧？奶奶给你做炒饼吃啊！”没等我说话她就几步跨进了厨房。我看着她站在小凳子上，把面粉袋子一点一点从高柜里拽出来，嘴里念叨还是我小时候曾经听过的几个亲戚又或者是邻居的名字，同我讲她的家长里短。这场景熟悉得我仿佛回到了几年前一样，那时的她利落极了，围裙一拍就是一盘热气腾腾的独家炒饼。可我再看，她拿着锅铲的手抖个不停，放油的时候洒了好几滴，有时一句话重复了好几遍也恍若未觉。我想要上去帮忙，走到厨房门口又犹疑地收回了迈出的脚。窗外的天色有些暗了，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细细的雨丝，暖黄色的光晕笼罩在她的身上，这一切美好得仿佛只要我没踏出这一步，没打破这一切，她就没有衰老一样。

炒饼终于出锅了，还是原来的味道，奶奶的手艺从来没差过。只是不知不觉中，我的眼眶里已经盛满了泪水。

那一刻，我长大了

□ 六(5)班 李优旋

窗外的树上一阵阵蝉鸣，让我心浮气躁，难以忍受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巷子口的大黄狗在树下吐着舌头。

钟敲了几下，此时正是晌午。我饿得难受极了，妹妹也吵着要吃饭，不然又要哭了。妈妈一边安抚妹妹，一边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厨房做饭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就传来锅铲敲打的声音，热辣的阳光照在妈妈的身上，她身穿的短袖却早已湿了大半，豆大的汗珠接二连三地从头上滴落，滑落在脸上、腮边，一根根发丝沾着汗水粘在额头处，连鼻头也是它的踪迹。

妈妈开始倒油放菜了，这菜仿佛是一个个跳水健将，都争先恐后地要跳入“泳池”中，只听妈妈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原来一位健将跳得太猛，导致“水花”全部溅在妈妈的手臂上。

我三步并两步奔跑过去，看着妈妈红肿的手：“妈妈，疼吗？要不抹点药吧！”妈妈却

强忍着疼痛微笑着：“不疼，没事，你快去写作业吧。”我于心不忍，脑海里回忆着妈妈刚才的神情，即使这样还要给我们做饭，每天忙碌，好像从来没见过她能休息过。再看她，那瘦小的脸上竟有了一丝皱纹。

我顿时心里酸酸的，说不出话，然后用凉毛巾裹着妈妈的手，或许能让被汗水浸湿的伤口好受些吧。

我仿佛真的长大了，一个炎夏，那一块凉毛巾，擦去了我的稚嫩、淘气……

本版组稿：崔沥云

背影

□ 六(5)班 白子娅

奶奶，你的背影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佝偻的呢？

“小嘟嘟！俺们去买馍哦！”奶奶坐在沙发上，和蔼地笑着。



“好！”我爽快答应。

奶奶咬牙扶着墙，艰难地弯下腰，提上鞋，然后花半天工夫才直起了身子。我愣在原地，她以前不是可以轻松扛着两袋大米走来走去吗？怎么现在连起身都这么费劲呢？“走吧！”她对我笑着。我反应过来，半晌才点点头，眼眶似乎有点湿润。我吸吸鼻子，把喉咙中的酸涩使劲咽下去。

奶奶缓慢挪着脚步，移到了楼梯口。她望着楼梯，好似要从喜马拉雅山爬下去一般。我反应过来——她腿不好使了，刚伸出手要去扶她，就被她摆摆手拒绝了，她对我笑着说：“俺太重了，你可撑不动我！”刹那间，我失了神：是啊，奶奶之前都保持在标准体重的，可现在却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。她靠在楼梯栏杆上，手死死抓住栏杆，我甚至看到了隐隐约约的青筋。她的身体向前蜷缩着，如同紧绷着的弓一样，动一小下

都用尽全身力气。她嘴里念叨着：“哎哟！俺老哩！走不动喽！”像是在缓解她自以为尴尬的气氛，又好像在时刻提醒我不愿面对的现实。我的耳朵里充满了她喘粗气的声音，一声又一声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盯着那令我熟悉又陌生的背影，生怕一松口，眼中的“珍珠”就会坠下。我一次又一次想去扶她，却一次又一次收回了手。

“别愣着哩！走！”

我下楼，只不过迈了四五百步，就走到了楼梯尽头。

三轮车上，奶奶在前头，银丝闪闪发光，像针一样，一下又一下，死死扎着我的心。我手搭在她的肩上，眼泪一颗颗落下，好像很安静，又好像念叨着什么。我不得不认清现实：奶奶老了。

我坐在车上，望着夕阳，那背影一遍又一遍在心灵深处播放。

